

◇胡伟专栏·群峰青

鬼谷子之风

有一种风,叫鬼谷子之风。这风,或左或右,或上或下,你不容易了解它。它无法捕捉,会因势赋形,和强大者或者弱小者合作,勇于成功,永不消失。

他曾经是一个贵族,但一生并不如意。他想透了命运,在鬼谷传授兵学,开枝散叶,开创中国最早的军校,让军事活动开始具有职业化特点。他本不以著书立说为追求,但他口述的《鬼谷子》,散佚了《转丸》《牾乱》,连《持枢》也是残篇,却还是历代军事排行榜热点书籍。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鬼谷子,不露真面目的鬼谷子,却时时不灭的鬼谷子。我们似曾相识,但还是未曾谋其真面。

初夏,来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年度自行车赛正在当地举行,商纣时代喧哗的历史好像已经久远,如今城市健康而发展。穿过大平原,道路两旁的麦浪已经开始翻滚。现实是那么真实,仿佛过去不再回来,但和鬼谷子的不期相会悄然而至。

凭高太行高山草原之后,来到了山谷之中,两山簇拥的山寨大门醒目亮着“云梦山”三个鎏金大字。这个名字给人有点闲云野鹤的感觉,但是其下有几个字足以引起重视:中华古军校。左右还有一对字:出将、入相。你可能有点莞尔,在幽幽的山谷里,何以有一个军校,还升官发财、前途似锦? 进入山谷一看,果不虚然。

进了大门,就看见一辆高约2米的古战车雕塑,坐着一个将军,指挥若定;一名执戟士兵在一旁站立,策马向前。在塑像的底座繁体字书:军坛。塑像右侧,立一个小石碑,上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古代军事思想研究基地。时间标明为: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塑像左侧也立一高碑,红漆字书:中华第一古军校——云梦山。落款:穆青。

向左前走,只见两侧山壁上不断有各种手书,夸赞鬼谷子的成就。这时,向山里望去,刚才烈日炎炎之下平淡无奇的大山,突然变得有点波诡云谲起来。大脑才反应过来,我们到了真正的鬼谷腹地。

鬼谷的山谷不是很大,几千平方米,石窟若干。我听说全国有好几个省有鬼谷,河南、陕西最有名。其实,鬼谷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故事和思想。我们到鬼谷不过是找点启发和感觉,和老先生交流一些气息。

很快就走到了一个平台,道路陡然险峻起来,沿着石阶向上,看到一排石窟,石窟里有场景再现,依次记载了他和学生学习时的情况。

鬼谷子,是先秦时期的一位神秘的大神,一辈子以带出著名的学生而闻名。他培养的大牌学生名单很长:苏秦、张仪、孙臆、庞涓、尉繚子、商鞅、毛遂、徐福、司马季主等。他亲手培养了兵家孙臆、庞涓,改变了战国中期的军事格局;他教育出纵横家苏秦、张仪,改变了战国晚期的争霸局面。他没有入世,却让世间一切在掌握之中。智慧如云中之龙,如闪烁的雷电。

在石壁的对面山脚下还有亭庙石洞,石洞很深,约50多米,据说鬼谷子曾经在里面授课。走进石洞,凉气逼人。洞里面虽然安静,但是条件不是很好。古代没有灯,如果点火把看书,估计效果不好。当然,只是听老师讲课,估计很精彩。对起话来,忘记世外,也未尝不是好事。出了石洞;看见高处山体里还有洞,有人说是他大徒弟自修的地方。我们不再爬上去看。

在鬼谷不算大的山谷,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看过主要景点。不禁感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鬼谷子触类旁通,确实是奇异之才。人虽去,留下鬼谷续写着智慧传奇。我被环境所牵引,卷进遥远的春秋战国,几不能自拔。

下山后,我们在古商汤领导的土地上驰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小麦在接穗,淇河依旧在流淌,还有内城的河道在疏浚,两岸柳树青青,城市的街道干净有序,当代的人们平心静气地生活。不远处,标准化的高铁站把淇县和世界连接。我的心开始带着对鬼谷子的尊敬,奔向更大的城市。

大学时期,我尚年轻,接触过鬼谷子的书籍,看到他潇洒的一面,看不透背后的纹理。这次去鬼谷,好像为了破解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历尽各朝各代,他依然还大放光彩,粉墨备多。曾经有一个统计,他在被后人熟悉的中国名人里,排行第二,令人称奇。

回到北京,我找来鬼谷子资料,温习起来。忽然之间,得到一个答案。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猜想吧。由于鬼谷子对人心至察,所以他能因势利导,提出飞钹技术。这个技术集中体现在口才上,几句话术就可以取上将首级。可以说,只要有人的活动,他的技术就非常有效。

当代社会进入了各国争强时代,虽然技术日新月异,硬实力固然很重要,但是国家间的竞争,外交、国际斡旋还是可以左右时代的走向。在摩擦不断的情况下,武力一定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策士是可以大有作为、大放异彩的。事实上,美国的基辛格博士等深度影响了世界的走向,新的策士还在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鬼谷子方法还可以用在商业竞争、人体健康诸多方面。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口占一首:一本《鬼谷子》,袒露成功心;闲暇翻两页,胜读几世纪。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人间小景

红树林的世界

王国华

红树林是南海边的一种特有景观,所谓红树林,就是长在海水中的树。有灌木有乔木,常见品种:秋茄树、草海桐,桐花树、无瓣海桑,老鼠簕等等。高高低低,互为倚角。我仔细观察过,几乎所有品种都开花,分布于每个季节。潮来,浑黄的水淹没了半截身子。潮退,则露出剑一样的呼吸根。这些根须一两尺长,坚硬,密密麻麻地拱卫着红树。它们在涨水时可以浮出水面,帮助主干呼吸。红树并非天生嗜咸,相反,即使在海水中,它所需要的和大地上的森林也没什么区别,不幸被上天弃于此地,必须夹缝中求生存,如同高山上的石缝中的青松,有人夸赞其坚强英勇,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可以选择,谁会主动放弃水草丰美之地。它们一生都拼命要摆脱什么,却一代代都摆脱不了。

狂暴的台风到了这里,被红树林一挡,便如强弩之末。它们站在风浪的最前沿,最先感知生命的冷暖。正是这一片片挣扎的树林,涵养着伶仃洋的生机。除了浮在表面的小螃蟹和跳跳鱼,在树林的根

基下面,生活着各种贝壳类生物,筛目贝、栉孔扇贝、糙鸟蛤和马蹄螺、凤螺等。仔细看海边的礁石上,印着一块一块斑驳的白点,铜钱大小,仿佛人脸上长出白癜风,又像无端落下来的鸟屎。那是贝壳的残骸。贝壳硬,石头也硬,天生抵触的两种物品,生生融为一体。离得太近,天长日久,终于生发了爱情。在红树林成片的水域,角毛藻、半管藻、辐杆藻、三角藻、圆筛藻等浮游藻类,层层叠叠,附在淤泥上,触碰一下,柔软潮湿。近处看,就像小山一样。看似肮脏,但有了藻类,便有了新哲水蚤、波水蚤、真哲水蚤等浮游生物,它们又为各类鱼虾提供了食物。

整个红树林恰似一座座高楼大厦。在这林立的大厦上上下下,甚至地下室都有生命在活动。刘毅在《中国国家地理》上撰文谈到弹涂鱼:“它们在滩涂上不断掘穴、搅动泥沙,提升了土壤的通气量,促进了包括红树植物在内的滩涂植物的生长;它们取食底栖硅藻、小型动物及尸体,同时又是众多水鸟和蛇的盘中餐,是潮间带物质和

能量流动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实,所有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些或缺的,都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在这个闭环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依偎着。即便是你吃我,我吃你,也是依偎着。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红树林则是地基,是引领者。

有一种海洋现象,名为鲸落。一条鲸鱼死了,坠入沉寂的,深深的大洋底部,成百上千种生物可以靠这具庞大的尸体存活。食肉者兴高采烈,食鳞者趋之若鹜,食腐骨者不紧不慢。百年时间,一代代繁衍生息。对那些短暂的生命来讲,这就是天生的古今多少事,天生的都在笑谈中。终有一天,所有的所有,彻底被大海消化掉,只剩蓝色的海水在荡漾。

一棵红树即一头鲸鱼,从头上的叶子,到树干、树根,每个缝隙里都有生命在蠕动。一片红树林,便成一个宇宙。它们与风浪对抗,与海水的咸对抗,互相之间也依存,也互有攻防,维持着另一种平衡,自保生命痕迹。



对话 周文静 摄

◇草木情深

家乡的映山红

储悦昭

我已离开家乡大别山岳西县多年,每年春夏之交回家探亲,行驶在高速公路

上,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映山红,又名杜鹃花,素有花中西施美誉。她是大别山区花中皇后,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生在山野草丛中,从不嫌弃山贫土薄,不怕风吹雨打,不畏冰雪严寒,彼此紧挽着手臂,蓬勃出翠绿的枝叶,凝聚起坚韧的精神,把根穿透石块崖壁,长出钢铁般的筋骨,顽强地生存着,一年又一年地艳丽盛放。

家乡的映山红,面积之大,密度之高,景观之美,堪称一绝。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含情带笑,娇艳欲滴,花瓣儿密密匝匝,蕊靠着蕊,瓣贴着瓣,相互依偎竞相辉映,无比惊艳。

站在山麓眺望,绽放的映山红满缀秀色,如一片彩云霞光,将山岩峭壁轻轻偎抱,远远望去,如梦如幻,如诗如画,令人目不暇接,无比震撼,为青山绿水披上了红色霓裳。这份红根植于革命先烈的红色基因。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全县现存的336处革命遗址,记录着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岁月和历史风云。“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这首《映山红》,不仅唱出了生活在黑暗之中的革命老区人民渴盼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也为我们后人了解岳西红色历史提供了一个窗口。

这份红反映了新时代家乡人民生活

◇信笔扬尘

雨夜煮蚕豆

李丹崖

通常情况下,馋嘴的孩子催娘做饭。

我烧土灶,用袁草引火,劈柴火凶猛地烧着,不多时,水就在锅内沸成一朵花。母亲在水中加上一勺盐,两勺油,这样做是确保煮出来的蚕豆色泽鲜嫩养眼,然后把蚕豆放到沸水中,加入香叶、八角、茴香之类的作料,也会在征求我的意见后,放上一些火红的朝天椒。我通常是不吃辣椒的,这一次,我同意了,我觉得红辣椒放在蚕豆中,格外好看。

灶下火舌嘶嘶,锅中咕嘟作响,不多时,蚕豆的香就溜出来了。蚕豆的香很是特别,香气中带着沙沙的气息,就好像是吃蚕豆的那种触感,经由鼻腔嗅到,和口感竟然出奇一致。

煮出来的蚕豆要稍稍放凉一些再吃,热的蚕豆有一种臭臭的气息,这味道唯独蚕豆有,放凉一些,怪味就不见了。吃蚕豆的时候,可以连同蚕豆的外皮一起,也可以轻轻咬开蚕豆的皮,用力一挤,蚕豆内的豆沙都一股脑儿入口,很是过瘾。

少年时,常在课本上读到鲁迅先生的很

多作品,“茴香豆”是作品中的熟脸儿,一开始尚不知茴香豆是什么豆,后来方知,就是母亲所煮的这种加入了茴香的蚕豆。吃茴香豆后,最宜喝那种茶叶末,旧时,乡人唯有在春节的时候家里才会买茶叶,喝到夏天,已经是茶叶末了,黑乎乎的粉,却舍不得扔掉,可以用来吃炭火茶。吃完了蚕豆,家大人们会从灶下拿出来一块烧得火红的木炭,放在大瓷碗内,将姜末姜,然后撒上茶叶末,上面倒扣上一只小碗,迅速把开水冲进去,小碗在大碗内咕咚作响两下,旋即扣紧,茶的香气冲腾而出,很是劲道,这样吃的茶,有独特的干香,也能迅速去除口腔内蚕豆的豆腥味,可谓一物降一物。

至今记得,那些雨夜,窗外浓墨一般的夜幕,香气盈盈的蚕豆,还有嘴角边干香的茶叶末的滋味,把漫长的雨夜装扮得也有了趣味。

前不久,我还把雨夜吃蚕豆的回忆说给母亲听,一旁的父亲插科说:蚕豆能健脾除湿,雨夜吃蚕豆是对的。

父亲是位老中医,这话可信。

◇山河故人

那天,在路边看到一株丝瓜。它攀附在屋檐上,似是要把整个小屋抱进怀里,丝瓜尖高高翘起,直抵天堂。长长的丝瓜从深碧浅绿间垂下,宛如一抹幸福美满的笑容。我久久地望着,一时间情难自已。

小时候,父亲主外,蹬三轮车、帮人搬家,母亲主内,在家陪着我。

她总是穿着大姨家淘汰下来的衣服,套着一双粉里泛白的护袖,刷锅洗碗、淘米做饭,把家打理得整洁而温馨——像那些旧衣服一样干净如新。

母亲自小腿有残疾,走路来磕磕绊绊。老家的室内和院子由一道三级台阶连接,我一步就能跨过去,母亲则要把一只脚踏上去后,撇着身子,把另一只脚拖上来,重复三次。早些年,母亲弯下腰,胳膊用力,自己就能挪上去,但随着发梢上的雪越来越沉,渐渐地,她要抓着门借力、拄着拐杖,甚至要我们帮衬着才能把脚抬上去。

这或许就是母亲很少出门的缘故,平日常,她最远就是到门口种丝瓜。绿油油的幼苗张开两瓣小巧的嫩叶,像是婴儿伸出两只肥嘟嘟的小手要抱抱,这带给了她数不尽的快乐。她让父亲在院子里的小屋旁架起铁网,供丝瓜在上面尽情地缠绕、舒展、层层叠叠,在每一年的夏天,编织出无数迎风招展、花团锦簇的风景与故事。

母亲很喜欢丝瓜,尤其喜欢它们钻出黑暗的腐殖质,努力向天空攀登的姿态。不管墙壁有多粗糙,不管暴雨有多冷酷,它们用柔軟的爪子紧紧攥住任何可以借力的地方,一点点上爬。翻上了墙头,盖上了屋顶,直到覆满了铁网,仍不满足,继续向着二楼进发。这时,母亲会让父亲拦住它们的势头,摘掉分支的苗头,或者把藤拽下来。她怕影响到邻居,让别人心生芥蒂。

等丝瓜成熟后,母亲会烧汤给我喝。搭配上豆腐,又青又白,在素雅中游荡着一抹清新与灵动,吐纳出鲜美的好味道。如果丝瓜结得多,她便装上一袋让我送给隔壁楼的阿姨,那是她为数不多的好友,她们在一起拉家常的时候,就像两根藤上的花在铁网上分享同一缕阳光和微风,嬉笑着,摇晃着。留下来一些丝瓜,晒干后取囊,就成了刷锅洗碗的“神器”。浮着油光的水倒在桶里,轻的,她自个儿提着,重的,就唤我过来,拎到门口,浇在地里。看着丝瓜把水一点点吸进土里,母亲自嘲地笑道:“我们都是吃着剩饭剩汤长大的。”

想来,母亲和丝瓜的生命确有着很多重合之处,不然那些绕着丝瓜花飞舞的蜂蝶,为何也会盘旋在母亲的头顶?日复一日,母亲笑得明媚而温柔,年复一年,丝瓜长得繁茂而丰腴。我猜,母亲和丝瓜也是多年的老友。我也默默祝愿着,这份不会宣之于口的友谊一定要地久天长,在每一年的夏天吹响热烈的曲调,又在秋天结出月牙般的果实。

可惜,母亲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又是在四十岁才将我生下,之后几经手术,元气大伤了一次又一次,所以堪堪陪伴了我十几年,便再也扛不住压在生命上的积雪。在一个平凡得像任何一个不会被铭记的日子里,她突发脑出血,她强撑上一周后,撒手人寰。等我从班级匆匆赶到医院,母亲身上那些救命的仪器已被全取下,亲戚们围站在母亲两侧,窃窃私语。娘娘哽咽地对我说:“你妈她,走了!”我望着那双双第一次没有给我回应的眼睛,呆呆傻傻地站着。

她走了。她终于不用再忍受残疾的折磨了,生活的苦难也再不会加诸她身,她可以在天堂里享受着早该到来的幸福和荣光。离去,于她,也是一种解脱。可我还是流泪了。

这一别,就是永不再见啊。

原来,所有的安慰都只是为走投无路的思念寻找的催眠表,所有的祈祷都只是思念无处安放后不得不在眼中逸散开的雾气。

好像就是从那年起,家里不再种丝瓜了,房子也渐渐空了。或许,丝瓜也怕触景生情,不愿从地里探出头来。只留下铁网,在半空中孤零零地担起轻飘飘的风和沉甸甸的雨。

但台阶还在,我每次走过,都会想起母亲。那一瘸一拐的身影,扶着墙,深深浅浅地踩着我的回忆。

酸涩、疼痛。

